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家將 第十四回 大破敵軍鎖陽會師 為報兄仇借助神鷹

竇一虎大戰鐵板道人，趁老道一楞神的工夫，一下蹦到了鐵板道人坐騎的三岔骨上，搶大棍往老道後腦便打。老道覺得背後惡風不善，急用權條杖往後一背，這一棒正好砸在杖條杖上，杖條杖雖是撻了一下，還是把老道的後背打上了，鐵板道只覺眼前發黑，胸膛發熱，嘴一張，一口鮮血噴在陣前，他便落荒而逃。竇一虎蹦下來，抖了抖手：「該這個雜毛多活兩天。對面的蘇寶童，你過來，不要再找替死鬼了，你也來嚐嚐爺爺的大棍。」敵軍陣上見鐵板道敗退，無不驚駭，飛鉢僧覺著臉上無光，催鹿來到蘇寶童面前：「阿彌陀佛。大帥，貧僧要為鐵板道報仇，不殺姪鬼，誓不為人。」，「師父多加注意。」

飛鉢僧雙腳點蹬，催開八叉梅花鹿，向竇一虎飛奔而來。竇一虎連勝兩陣，滿心歡喜，不顧疲勞，繼續叫陣。他聽到鑿鈴聲響，抬頭一看，來了個騎鹿的和尚。就見這和尚身體胖大，腦瓜皮鏗明刷亮，窄腦門，嘟嚕腮，細蔑拉的眼睛，滿臉橫肉，脖項下掛著十八顆青銅骷髏的念珠，身披僧衣，腳蹬僧鞋，背挎兜囊，掌中一對大鉢。竇一虎心想：「走個老道來個和尚，這傢伙騎鹿不騎馬，我可要小心在意。」他用手一指：「大和尚，你看老道挨揍，是不是身上癢癢，也想挨兩下。」，「放屁，我要為道兄報仇，姪鬼你往哪裡去，看鉢！」欸，大鉢劈面而來。竇一虎滴溜一閃身，又著腰朝和尚笑道：「嘿嘿，你那腦袋怎麼那麼光滑，像頭號大鵝蛋。和尚，出家人應以慈善為本，寬大為懷，你怎麼手拿兇器，到兩軍陣前來殺生害命？佛門之下還有你這樣的敗類嗎？你要識時務，趕緊滾蛋，若不聽某的良言相勸，那鐵板道就是你的前車之鑒！」，「阿彌陀佛。姪鬼休要貧嘴，貧僧是降妖除怪來了，著鉢！」竇一虎一邊氣他，一邊動手，掄開鎖鐵棍，一招不讓。飛鉢僧報仇心切，飛鉢舞動掛定風聲，只見寒光閃閃，風雨不透；竇一虎取勝心強，掄開大棍上下飛舞，如蛟龍擺尾怪蟒翻身。兩個人拼死相鬥，各不相讓。三十幾個回合過去了，未分勝負。

唐軍陣上戰鼓如雷，眾將官都在為竇一虎叫勁。竇仙童生怕哥哥有失，便討令出馬，晃動繡絨刀來到陣前，大喊一聲：「哥哥且住，讓小妹抵擋一陣。」竇一虎這會兒也確實累了，他虛晃一招跳出圈外：「妹妹多加注意。」，「哥哥你放心吧。」竇一虎回到陣前大把擦汗，大口喘著粗氣。竇仙童接戰飛鉢僧。飛鉢僧見來個女將，欺她身單力薄，恨不能一招取勝；竇仙童沉穩應戰，使飛鉢僧無隙可乘。飛鉢僧力猛鉢沉，占個勇字；竇仙童刀招萬變，占個巧字。大和尚講的是一力降十會，竇姑娘使的是一巧破千斤。兩下又打了二十幾個回合，未分輸贏。唐軍陣上薛金蓮見竇仙童戰大和尚不下，也討得將令，飛馬舞刀加入戰群。兩員女將兩柄大刀如雪片上下翻飛，把飛鉢僧困在圈內。飛鉢僧哇哇暴叫，想扔大鉢可總無良機。竇一虎見薛金蓮上陣，恐她姑嫂有失，提大棍大步流星趕到陣前，三個人如走馬燈相似，把飛鉢僧困在當中。竇一虎邊打邊喊：「你們兩口大刀奔他的禿腦袋，我這棍子奔他的鹿，咱分兩頭打。」竇一虎掄開棍子，專打下三路，照梅花鹿的四條腿使上勁了。這一下飛鉢僧可受不了啦，既得顧自己，又得顧梅花鹿。本來這倆姑娘的兩把刀就不是好惹的，再加個竇一虎，自己怎麼頂得住呢？有道是雙拳難抵四手，好漢架不住人多。他手忙腳亂，一沒顧到，讓竇一虎一棍正接在梅花鹿的屁股上，梅花鹿蹬起來有一丈多高，連鹿帶和尚，「啪」摔在地下，鹿也趴下了，飛鉢僧也摔下來了，飛鉢也落了地。竇一虎往前一跨步，掄棍就要砸。這飛鉢僧長拳短打，馬上步下，都有兩下子，他使了個就地十八滾，撿起飛鉢一躍而起，拉著梅花鹿敗回本隊，兩軍陣上惹得大家哄堂大笑。飛鉢僧見著蘇寶童，連佛都念不好了：「大帥，貧僧大敗而歸，愧煞人也。」，「師父不必生氣，勝敗兵家之常，待本帥出陣贏他。」

蘇寶童催馬掄刀來到陣前。薛丁山一見蘇寶童出陣了，吩咐鳴金，把陣上三人叫回。二路帥雙腳點蹬，馬往前提，來會蘇寶童。二人便不答話，各催戰馬，揮舞刀槍，戰在一處。蘇寶童的大刀神出鬼沒，寒風閃閃驚人膽；丁山的鋼槍變化多端，怪蟒出洞扣人心。這一個好似金剛降人世，那一個就像哪吒到凡塵。兩軍陣鼓響如爆豆，眾軍士吶喊長精神。兩個人大戰五十多個回合仍是難解難分。薛丁山使了個槍裡夾鞭，二馬一錯蹬，把大槍交在左手，鹿皮套中掣出打將鞭，翻手一鞭，打在蘇寶童後背。蘇寶童情知不妙，躲閃已來不及，急忙往馬背上一趴，耳輪中就聽得「叭」的一聲，蘇寶童背後八桿護背旗被打折三桿，牛皮旗囊也被打得粉碎。蘇寶童只覺得心口一熱，一口鮮血噴出多遠，不能再戰，只好敗陣而逃。

常言將是兵之膽。番兵見大帥、軍師俱都敗陣，哪個還敢上前？真是人人喪膽，望風而逃。唐軍陣上程咬金一見丁山取勝，急忙緊催戰鼓，舞動令旗，滿營眾將齊撒戰馬，亂抖絲韁，眾軍兵搖旗吶喊，各舞刀槍，兩下一場混戰，只殺得西涼兵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，丟盔棄甲，狼狽潰逃。唐軍直追殺到天亮，方才收兵。

再說鎖陽城裡，天子、元帥、軍師及眾將正在發愁，忽聽得城外人喊馬嘶，炮號連天，戰鼓齊鳴，殺聲動地，眾人知援兵已到，饑餓疲憊之軍登時精神倍增。元帥薛禮親自領兵殺出城外。這時西涼的大營已混亂不堪，唐軍內外夾攻，很快就會師了。

薛丁山指揮軍兵打掃戰場，繳獲敵軍槍刀器械鑼鼓帳篷糧草馬匹，不計其數。他一邊紮下營寨，一邊率眾將進入鎖陽關。李世民等眾人悲喜交加，出帳相迎。程咬金急忙以大禮參見聖駕，薛丁山等將也都給皇上磕頭。李世民一一扶起。寒暄已畢，入帳落座，眾將站立兩廂。老程腆了腆肚子：「陛下，老臣給您賀喜了。我們大唐朝又出了能人了，西涼聯軍是指日可破呀。」，「老愛卿，不知能人是誰？二路帥又是哪個？」，「陛下，你沒想到吧，這就是能人二路元帥。丁山哪，快過來給聖上見禮。」薛禮一聽叫丁山，兩眼瞪得挺大。薛丁山提帶撩袍，來到皇上面前：「臣薛丁山參見聖駕，願吾皇萬歲，萬萬歲。」，「陛下，這就是二路元帥，殿下加封為龍虎狀元、十寶大將軍，您知道嗎？他是薛元帥的兒子呀！仁貴，這是你兒子來了！」程咬金這一句話，把整個大廳轟動了。皇上、軍師、大帥無不感到突然，感到高興。特別是薛大帥，他以為兒子早死了，怎麼又來了呢？把薛丁山抱住，父子抱頭痛哭。薛丁山把怎麼被救，怎麼學藝的經過，給爹說了一遍。程咬金說：「仁貴呀，這回你一家都來了，你女兒金蓮，你兩位夫人也到了。」

眾人見面無不歡喜。徐軍師按照每個人的功勞，在功勞簿上登記了，傳下令去，隆重祝賀。滿營之中皆大歡喜。

老程除了把一路上搬兵的經過講說以後，又把薛仁貴叫到一旁：「仁貴呀，我給你道喜了啊。」，「老人家，何喜之有？」，「一家人團聚，兒子也來了，這不是喜事嗎？」，「是，咱們大家同喜。」，「另外還有個事，我得跟你說清楚，你也別生氣。」薛仁貴聞聽一楞：「老國公，你說這話什麼意思？」，「嘿嘿，丁山害怕，讓我來給你說說。他不是掛了二路元帥嗎，領兵帶隊行走路過棋盤山，遇到一伙強盜，非要截我們不可。你想想，我們著急趕奔鎖陽救駕，能跟他們多糾纏？他們也還不錯，佔山為王的，一男一女，男的是總轄大寨主竇一虎，女的叫竇仙童，人家是親兄妹。你知道夏明王竇建德嗎？他們是竇建德的後人，被逼無奈，這才落草為寇。兩下一見面，這個女孩子竇仙童就看上你們家的薛丁山了，托我從中為媒。我想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這有什麼不可以呢，我從中為媒做主，你的兩位夫人也都同意了，所以現在把這門親事定下來了。仁貴呀，你別生氣啊，我給你道喜就是這件事。你兒子不但來了，兒媳婦也來了。」

薛仁貴聞聽此言，臉色當時就沉下來了：「老人家，有這等事？」，「是啊，要不我怎麼先給你打個招呼呢？你不高興嗎？」薛仁貴心想：你這個冤家，身為二路元帥，難道不知道臨陣收妻有掉頭之罪？這真是知法犯法呀！他吩咐一聲：「來人，把二路帥薛丁山喚來見我！」傳令兵答應一聲向後帳走去。

此時的薛丁山是春風得意。出馬得勝，救了聖駕，見到了爹爹，能不高興嗎？他正與兩位母親和妹妹在後帳談話。有人進來叫他：「二路帥，大帥叫您。」，「哦，我這就去。」薛丁山高高興興，辭別了母親、妹妹，轉身趕奔帥廳。當他一走進帥廳，就感覺著這氣氛不對，兩旁站的人就好像木雕泥塑一般，排刀手分立兩廂。抬頭一看，爹在正中坐著，程咬金在旁邊站著。往程爺爺臉上一看，顯得很不自然。再看爹爹，面沉似水，虎目圓翻，薛丁山的心就是一動，噓——心裡說：這是怎麼回事？趕緊提帶撩袍緊走幾步，躬身施禮：「爹爹在上，不孝兒丁山參見爹爹。」

「嗯。丁山，我且問你一事。」

「爹爹，有話您就說吧。」

「方才我聽說，你在奔鎖陽救駕的路上定了個媳婦，可有此事？」

「回爹爹的話，因為您太忙，這件事兒還沒跟您說，果真有此事。」

「嗯，那好，你是二路元帥，你現在當著眾人的面，就給我背一背十七條禁律、五十四斬！」

薛丁山一聽就知不好，看爹的樣子，甚是厲害，讓自己背軍紀，這是什麼意思？又不敢多問，薛丁山把兩腳並齊，腰板一拔，站好了：「回爹爹的話：舉旗不起，摠旗不服，斬！抗令不遵，貽誤軍機，斬！臨陣收妻，這——」背到第三條，薛丁山冒了汗了。

薛仁貴把桌子一拍：「哇，薛丁山，這軍紀上寫得明明白白，當將官的，當士兵的，必須嚴格遵守，軍營之中，執法如山，如有抗拒，立斬不赦呀！你身為二路元帥，領兵帶隊，執掌軍紀，誰知你知法犯法，應當罪加三等！來人，把他推出去，殺！」

父子怎麼，你在這兒徇私情就不行。兩旁的排刀手還有點發愣，薛仁貴一瞪眼：「你們為什麼愣著，還不動手！」，「喳！」排刀手過來抹肩頭攏二臂，打掉頭盔，把薛丁山拖出了帥帳。

程咬金見狀可急了眼了，「等一等。仁貴呀，你得容我把話說完，是不是。要說了山臨陣收妻，那是事出有因哪！是我們行軍路過棋盤山，遇到一伙強人，攔住去路，先鋒官羅通被人家生擒活拿，為救羅通，丁山出馬，又被人家拿去，你說怎麼辦？要光是為了丁山、羅通，我們也可以不管，還不是急著來鎖陽救駕嗎？我跑前跑後，多方探討，人家就提出了條件，一，把山大王竇一虎的妹妹竇仙童許配丁山為妻；二，全部人馬投到唐營。這是多好的事，我們能不乾嗎？這事早日解決不是可以早一天到這裡來嗎？為這個事我還與丁山的兩位母親商量過，連你那兩位夫人都同意，小姐薛金蓮也樂意，這才把大局定下來，人家丁山還直擔心，問我說：這事我爹要知道了能不能生氣？我大包大攬說：這事就包到我身上，沒事兒，這個臨陣收妻，跟一般的不一樣，你爹通情達理，不會怪罪你的。你看，人家丁山還顧慮對了，你到這不問三七二十一，把桌子一拍，眼珠子一瞪，就要斬首，像話嗎？大喜的日子別找這不痛快。來人哪！快把丁山放回來。」老程話音剛住，薛仁貴把臉一沉：「嗯——老人家，你是元帥，還是元帥？你說了算還是我說了算？」，「嗯——這，仁貴，你說這話什麼意思？」，「什麼意思，薛丁山犯下不赦之罪，違犯了軍令，如果我不嚴懲，別人也這樣，我怎麼說服人家？對自己的兒子慫恿，對待別人又當如何？我不管出於什麼原因，違犯軍紀，必須得處死。」

程咬金一看，臉騰地就變了色了，老頭兒也豁出去了：「薛仁貴，你真是官升脾氣長啊，看你被圍在鎖陽，怪可憐的，現在把你解放了，你就翻臉無情啊，我告訴你薛仁貴，不管誰是元帥，今天你就殺不了！」

薛仁貴也急了：「老國公，你要這麼說，壞事就壞在你身上了。我就不相信，如果不定親，就破不了棋盤山，就不能到鎖陽關救駕。你就不應該從中給辦這件事情。你不要不說，我就不究了。既然你非在這兒糾纏不可，你跟薛丁山是一律同罪。」

「喲，行啊，怪到我身上了。薛仁貴，要這麼講，我老頭子也不想活了，你傳令吧，把我推出去，陪著丁山一塊兒掉腦袋。來呀，綁吧，你們綁。」

程咬金真火了，連喊帶叫。有那聰明的軍兵，瞅了個空子溜出去，給軍師、皇上送信兒去了。

李世民正跟徐軍師在一塊兒商量下一步應該怎麼辦，突然報事的稟報了前庭的事情，皇上和軍師都大吃一驚，匆匆忙忙起身趕往帥廳。未到門口先喊了一聲：「刀下留人！」薛仁貴一看皇上來了，欠身離座，趕緊接駕，讓皇上和軍師坐下。李世民就問：

「元帥，到底是為什麼？」薛仁貴就把方才的事情講說一遍。李世民聞聽哈哈大笑：「哈哈，大帥，你做得不是不對，這就叫執法如山。就因為你執法這麼嚴厲，我們才能攻無不取，戰無不勝。但是，程愛卿說得對，事出有因，大帥呀，總而言之，丁山招親是為好，而不是為壞，望大帥三思。」

「無量天尊。」徐軍師走過來了，「大帥，消消氣，你放心，大伙兒在暗地決不會譏笑。丁山就因為招了親，才順利地來到鎖陽，大破六國三川的人馬，解圍救駕，就立的這個功勞，誰敢不贊成，你還想什麼呢？既然主公求請，你就把丁山饒了吧。」

薛仁貴一看沒辦法了，皇上說話了，軍師也說話了，沒一個人向著自己的。再說，他真心想殺兒子嗎？也不是那麼回事，就覺著騎虎難下。既然這個面子賺回來了，也見好就收吧：「來呀，把薛丁山放回來。」

丁山回來了，面紅耳赤，給皇上行了禮，又給爹爹見禮：「謝爹爹不斬之恩。」

「哇，非是本帥不斬於你，因為主公、軍師、魯國公和大家苦苦求情，死罪饒過，活罪不免，給你記大過一次，下不為例，免去二路元帥，隨營聽令。」，「兒遵命。」薛丁山覺著窩囊，退立一旁。

此事剛完，藍旗官撒腳如飛跑進來報告：「報大帥得知，關外來了一隊番兵，有個女將，口口聲聲要二路元帥薛丁山出陣。」，「再探。」，「是。」薛仁貴一聽這事怪呀，怎麼西涼國淨是女將，還不要別人，專要薛丁山。

薛丁山一聽，心想：方才自己犯了錯了，二路元帥也沒了，還記了一大過，覺著不服氣，既然又要開兵見仗，薛丁山不能不說話了。他撩起戰裙，來到帥案前邊。「爹爹，既然有人討敵罵陣，兒不才願領兵出戰。」

「好吧，給你個立功的機會，你可記住，只許勝，不許敗，打了勝仗回來，把你大過勾銷；打了敗仗，殺你個二罪歸一。下去吧！」

「遵令。」薛丁山接令在手剛要出去，程咬金過來了：「等等。元帥，也給我一支令箭，我給丁山觀敵瞭陣。一個年輕孩子，我當爺爺的不放心。」薛仁貴心中不悅，但又沒有辦法：「老人家，我就把丁山交給你了，你要好好地看著他。」，「你放心吧，孩子到我手裡保學規矩。」

老程高高興興，接令在手。他們爺倆下去，在校軍場點兵五千，薛丁山綽槍上馬，老程手端大斧子也上了馬。炮響三聲，開兵亮隊。一邊往外走著，老程一邊跟薛丁山說：「丁山，你恨你爹不？」，「噯，兒子還能恨爹嗎？」，「這就對了。當兒子的，千萬別恨你爹。」，「老爺爺，我記住了。這事我還不懂？」

二人說話之間來到兩軍陣，一老一少，立馬於門旗之下，閃日向對面觀瞧。見對面閃出一哨番兵番將，正中央繡旗高挑，在旗下站著一員女將軍。就見這位女將軍，年約二十五六歲，頭上戴著魚皮盔，身掛魚皮甲，外面披著五色魚皮戰裙，下面穿鑲牛皮的戰靴，弓箭在身，跨下馬，掌中繡絨大刀。往身邊背後觀看，一拉溜還有八員女將，這女將每兩個人端個籠子，籠子上頭用黑布蒙著，不知裡面裝著什麼玩意兒。二人正在觀瞧，見對面女將把馬往前一提，用掌中刀一指：「對面你們哪個叫薛丁山，趕緊過來送死。」

薛丁山聞聽此言，雙腳點動飛虎韉，小肚子一碰鐵過梁；這匹馬是鬃尾亂套，「嗒嗒嗒」直奔女將。他把掌中獨龍槍一晃：「呔，對面那女子，某就是龍虎狀元薛丁山。」

這一句話，使這員女將一愕。她仔細打量薛丁山，一看，盔甲全身，小伙子長得跟銀娃娃一樣，眼角眉梢，帶著千層殺氣，兩隻眼睛雪亮雪亮。女將看罷銀牙一咬，高聲斷喝：「薛丁山哪！找你不著，抓你不見，今日在此相逢，我要給我哥哥報那一鞭之仇，看刀。」欸就是一刀。

薛丁山聽了個糊裡八塗，用獨龍槍往外一架：「開！」鏘啾啾一陣響。「等一等。你口口聲聲說要給你哥哥報一鞭之仇，我且問你，你哥哥是誰？」，「我哥哥乃三川六國聯軍大帥蘇寶童，我乃他妹妹蘇金蓮是也。薛丁山，你小小年紀，藝狠心毒，把我家兄長打得那等程度，姑奶奶豈能饒你！」說著話又是一刀砍來。薛丁山也不相讓，接架相還。薛丁山想戰勝對方，立功贖罪；蘇金蓮想陣前取勝，為哥哥報仇。二馬蹉翻，韉蹬銜磨，一晃就是二十幾個回合，蘇金蓮已感不支。心想：怪不得大哥被他打傷，這小伙子果然本領非凡，看來我也不是他的對手，我何不用巧計贏他。想到這，她虛晃一刀，攔頭就刺。薛丁山舉槍招架。她把刀撤回

來，錢拉一撥馬，往本陣而走，薛丁山當然不能輕易放過，催馬搖槍，在後緊追：「番邦女子休走，留下性命。」蘇金蓮離本陣不遠了，往百寶囊中一伸手，拿出瞭哨來，往嘴裡一塞，發出一種難聽的聲音。薛丁山一愣，就見她陣後八員女將把手中的籠子全舉起來了，欸，拽掉上面的黑布罩，先打開了一個籠子，從籠子裡展翅搖翎，撲棱撲棱，飛出一隻鷹來，這都是經過人工訓練的。這種鷹的名字叫太陽神鷹，個不大，非常兇猛，把翅膀展開，大嘴往前探著，比鋼鉤還快，爪子一伸，鋥明刷亮，兩眼寒光灼灼，脖項下帶著小鈴鐺，蘇金蓮在太陽神鷹的身上可沒少花心血，訓練它們的時候，用草把紮成人形，也給它帶上帽子，穿上衣服，在草人肚裡裝上牛肉。她用手指哪兒，鷹就叨哪兒，只要叨上，肉就出來了，所以這鷹對主人是百依百順。蘇金蓮用手一指薛丁山的門，嘴裡一吹這哨，這只鷹展翅搖翎，飛在空中，把翅膀一振，直奔薛丁山。

薛丁山抬頭一看，大吃一驚，心說兩軍陣怎麼還放鷹啊。薛丁山一看這只鷹奔面門撲來了，這才明白，急忙用掌中槍往外一撲棱，鷹又騰空而起。這只鷹在薛丁山頭上左右盤旋，上下翻飛，左一口右一口，左一爪右一爪，把薛丁山忙活得滿頭大汗。逼得薛丁山實在沒有辦法了，一抬腿，把大槍掛下，伸手把弓箭抽出來了，一擰朱紅，搭上弦扣，對準前弦，一鬆後手，對準太陽神鷹就是一箭。這鷹正好向下俯衝，薛丁山的箭往上射，嗖的一箭，正好射在鷹的肚子上，射透了脊背，這只鷹翻了兩翻，落在塵埃。

蘇金蓮一看神鷹被射，又心疼又惱怒，又一聲哨響，把那三隻鷹先後都放出來了。這三隻鷹圍定薛丁山連抓帶叨，薛丁山可受不了啦，盔纓被叨掉了，戰袍被抓碎了，再想射箭都沒工夫了，薛丁山只好把大槍舞動起來，護身護馬，不給鷹下嘴的機會。但是，人有失手，馬有漏蹄，他舞動得再快，也有落空的時候，有一隻鷹一嘴銜到馬屁股上，就這一下，叨下去有二兩肉，寶馬疼痛難忍，當時就驚了，沒回本隊，落荒而逃，一溜煙就不見了。蘇金蓮一見心中大喜，一聲口哨把三隻鷹收回來，催馬掄刀緊追薛丁山。這三隻鷹頭上盤旋，跟著她往下追。薛丁山的馬是寶馬，本來腳力就快，現在又驚了，更是加倍的快，像閃電一樣，三躍兩縱，蹤跡皆無。蘇金蓮報仇心切，催戰馬在後緊追不捨。

薛丁山一看戰馬受驚，勒不住了，只得兩手抓緊鐵過梁，往下一哈腰，兩腿一夾襠，趴在馬身上，任憑它奔跑。戰馬沒命狂奔，越溝跳澗，也不知跑出多遠，跑進一個山溝。道旁有棵大樹的樹根伸到了道上，風吹日曬，變成弓形，成了天然絆馬索。這匹馬光顧狂奔，一下把馬蹄給絆住了。登雲馬站立不穩，一個跟頭摔倒在地，薛丁山也被摔出兩丈多遠，腦袋嗡的一聲，當時就失去了知覺。戰馬站起來，也不跑了，無力地叫了一聲，嗒嗒嗒，就地轉了一圈，來到主人面前，圍著薛丁山轉，打著響鼻，有時抬起頭來，往山頭上叫喊幾聲。

正在這時，從盤山道上下來幾匹戰馬，為首的一匹大花馬，馬上端坐一人，這個人跳下馬來，身高能有九尺掛零，長得肩寬背厚，膀闊腰圓。往臉上看，腦門窄，胖臉蛋，瓜籽臉長倒個兒了，上窄下寬，秤陀鼻子鮎魚嘴，厚嘴唇，蒜瓣牙，眼似銅鈴，兩道寬眉，飛通兩鬢，手大腳大胳膊粗。別看長得這麼難看，打扮得可挺特殊：頭上戴藕褐色的絹帕幪頭，頂梁門還插著一朵鮮花，身穿大紅，腰繫藕褐色的圍裙，腳蹬繡花戰鞋，手掂著一對八楞梅花亮銀錘。這位雖是個女的，可長得五大三粗，真好比煙燻的太歲，火燎的大王。在她身後跟著十幾名家人，手裡拿著強弓硬弩，獵叉弓箭，順著盤山道下來了，正好來到薛丁山的馬前。這個女人一看就愣住了，回過身來讓家人站住，一偏腿從馬上蹦下來，雙錘交到單手，來到薛丁山面前。這陣薛丁山仰面朝天在地上躺著，人事不省。醜女人看了半天：「過來倆人，把他搶救過來。」兩個家人過來把薛丁山扶坐起來，捶打前心，擦擦後背，又有一個家人把水葫蘆摘下來，把葫蘆蓋擰開，對住薛丁山的嘴，灌了幾口水。水一下去，走五臟通六腑，一會兒工夫，薛丁山明白過來。他見一伙人圍著他，面前站著一個大漢，丁山趕緊躍身而起，來到這個人面前，躬身施禮：「恩公，救命之恩，終生難忘。恩公請上，我給您見禮了。」，「什麼恩公長恩公短的，我可是個未出閨閣的大姑娘。」薛丁山聞聽臊了個大紅臉。這丑姑娘說道：「小伙子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薛丁山心想，人家是我的恩人，得說實話呀：「要問，小可姓薛名丁山。」，「什麼？你叫薛丁山？」，「正是。」，「我再問你，平西王薛仁貴是你什麼人？」，「那是我的父帥。」，「這麼說你就是二路元帥、龍虎狀元、十寶大將軍了？哎喲，我說孩子們哪！你們看見沒有？我說咱們出來溜溜，準能開開眼，怎麼樣？見到唐營的二路元帥了。我說薛丁山哪，你不在兩軍陣前打仗，怎麼跑到這裡睡覺來了？」，「恩人有所不知，是這麼回事。」薛丁山把兩軍陣前的情況講說一遍。

薛丁山剛剛說完，就聽山溝口有馬掛鑾鈴響，又聽到一個女子高聲喝喊：「薛丁山你往哪裡走，拿命來！」薛丁山一看正是蘇金蓮。他急忙對丑姑娘說：「這就是蘇金蓮，我要與她決一死戰。」說罷翻身上馬，晃動掌中槍，要再戰蘇金蓮。這個女人一聽：「等一等。二路元帥，用不著你動手，我還有話要給你說。你在旁邊看看，我怎麼收拾這小娘兒們。」說著話她也上了馬，掄雙錘直奔蘇金蓮。

蘇金蓮一看，這是男的還是女的？說是女的，長得這麼難看，說是男的，怎麼滿頭淨花兒，腳上穿繡花鞋？又一想，管他呢！用刀一指：「呔，你是何人？」，「連姑奶奶你都不認識，我告訴你，有名有姓，但是就不給你說，我怕你牙酸口臭，把姑奶奶的名給糟踐了。你是什麼人，竟敢追趕二路元帥薛丁山，大概你是活膩了，今天姑奶奶送你上西天。」啞啞啞，兩柄八楞大錘往一塊兒一碰，聲音震耳。蘇金蓮馬往上撞，掄馬就剎，醜女人晃動雙錘和她戰到一處。蘇金蓮本沒有她的力氣大，三招正式，大刀正碰在錘頭上，耳輪中就聽「啞——啞」，大刀被磕飛了。蘇金蓮一抖手，虎口都震破了。她撥轉馬頭，把哨拿出來在嘴裡一吹，頭頂上這三隻太陽神鷹翅膀一振，奔丑姑娘飛來。薛丁山在後頭看得真切，高聲喊喝：「恩人，注意，太陽神鷹可厲害。」丑姑娘聞聽說道：「沒說的，你放心吧，這玩意兒算個什麼，小家雀。」三隻太陽神鷹，有兩隻下來了，要叨她的五官。這姑娘一不慌二不忙，使了個帽插宮花，雙錘往上一分，叭叭，一錘一個，把兩隻太陽神鷹打翻白眼了。這時候第三隻神鷹就到了，再看這個丑姑娘一抬腿把雙錘掛住，一伸手腕子，把這只鷹給薙住了，還沒等這鷹叨她，她比鷹還快，抓住太陽鷹的兩條腿往左右一分，喀嚙，把這只鷹給劈了。薛丁山在旁邊嚇得一伸舌頭。丑姑娘把死鷹往地下一扔，用手指著蘇金蓮「你這娘兒們安的什麼心，沒有能耐，弄這小家雀跑這唬人，今天我非整死你不可。」蘇金蓮見勢不好，撥馬逃走。

丑姑娘不知人家埋伏多少軍馬，所以追了一陣也不追了，撥轉馬頭，來到薛丁山面前：「怎麼樣，你都看見了沒有？」，「恩人果然本領高強，在下望塵莫及。」，「得了吧，你別淨說文詞了，俺都不懂得。我救了你啦，你怎麼謝謝我？」，「恩人你說吧，要金有金，要銀有銀，要樂意當官，我回去啟奏陛下，給你加封官職。」，「我都不需要，那破玩意兒有什麼用？我告訴你啊，我就有一個要求。」不知丑姑娘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